

魏晋风度：

中国人生命审美意识形态初步建构

李胜利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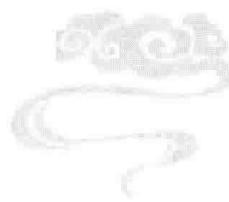


人 民 出 版 社

魏晋风度：

中国人生命审美意识形态初步建构

李胜利 著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徐晖

责任校对：吕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风度：中国人生命审美意识形态初步建构/李胜利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 - 7 - 01 - 019275 - 8

I . ①魏… II . ①李… III . ①美学史—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 ①B83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7524 号

魏晋风度：中国人生命审美意识形态初步建构

WEIJIN FENGDU ZHONGGUOREN SHENMING SHENMEI YISHI XINGTAI CHUBU JIANGOU

李胜利 著

人 民 大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

字数：300 千字 印数：0,001 - 3,000 册

ISBN 978 - 7 - 01 - 019275 - 8 定价：4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作者简介

李胜利，男，甘肃省漳县人，祖籍陕西蒲城。中国审美文化史博士，文艺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西北民族大学马家窑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甘肃省美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甘肃省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员，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会员，中华美学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文艺理论、美学及审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现执教于兰州理工大学文学院。

内容简介

论著由“魏晋风度”切入，从历史绵延、文化传承、民族性格和社会人文质素形成的角度，探寻传统中国人生命审美意识形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与精神内核及其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意义和价值；借以帮助今天的中国人，确证自身拥有的源远流长的国民夙性和文化基因；以魏晋风度、唐宋气象、明清“心学”与清福乐享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开明无执，仁厚有容”，对中西文明的发展与未来走向，具有重大的启示性和建设性意义。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徐晖
责任校对：吕飞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魏晋风度”在中国人精神文化领域中地位独特，烛照深远，牵连古今。学人们高度重视，众多论著振聋发聩。但关于“魏晋风度”对于时人乃至后世中国人个体和群体层面生命成长的意义，或者说对于生命价值与持守的生成性意义的论说，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研究。《魏晋风度：中国人生命审美意识形态初步建构》即从概念界定、时限梳理、文化渊源形态、基本要素形态、历时形态（迁延流变）等角度入手，探索魏晋风度对于时人以及中国人生命审美意识形态的生成性意义与价值。

论述由“魏晋风度”切入，从历史绵延、文化传承的角度，从民族性格和社会人文质素形成的角度，探寻传统中国人生命审美意识形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与精神内核及其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意义和价值。借以帮助今天的中国人确证自身拥有的源远流长的国民夙性和文化基因，同时研判生命审美与中西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

论述采用多种研究方法与手段，以保障最终成果的理论性和科学性。文献学、比较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方法与理论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中国人”的，唯物辩证的史学观，生命美学都作为最基本的理论观照，贯穿始终。

论述共分十一章进行。

魏晋风度是“人的觉醒”，“生命的觉醒”，是汉末魏晋南北朝人言语、仪表、日常生活行为与艺术创造中表现出来的，深刻体现着生命及其生存状态的态度、风范以及审美价值与取向。本质上，是古代中国人肯定生命价值、人性尊严及其自由精致美好的艰苦卓绝的生命实践与探索。魏晋风度的时限从汉

魏晋风度：中国人生命审美意识形态初步建构

未至隋灭陈，时间跨越四百年。

魏晋风度包含人生、时代、人性、宗教的主题。儒、释、道是魏晋风度，是传统中国人生命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化渊源形态。这种风度来自源远流长的儒家的刚健奋发与忧患意识、慷慨悲凉之气及英雄主义，道家的通达、超脱以及作为解构与反抗的“自然”，佛教的“空无”之义与“向死而生”。儒、释、道在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融合会通，魏晋风度的张扬，标志着传统中国人生命审美意识形态的初步建构。

身、孝、情是魏晋风度，也是传统中国人生命审美意识形态个体性指向的基本要素形态，分别对应着汉末魏晋南北朝人在历史的大震荡中，对自我、他者、世界及其关系的确认与追索。魏晋风度正是在对此三者的反复确认与追索中形成、发展起来。

魏晋风度是传统中国人生命审美意识形态历时性形态的初步建构期形态，唐宋气象是成熟期形态，明清以降的心学与清福乐享是弥散期形态。

无论儒、道、释，身、孝、情，魏晋风度、唐宋气象、明清心学与清福乐享，一以贯之的是传统中国人对真知、真相、真情的渴求与仰慕。真，是传统中国人的自我立法与生命审美意识形态的内核。

魏晋风度与中国生命审美意识形态所极力探求彰显的价值，乃是“人的自觉”“生命的自觉”之后的“自我”及其诗化、艺术化与审美化的人生。这也是中、西方生命审美意识形态建设均须持续努力的方向。

脚踏实地秉持优秀的传统文化精髓，又深具现代视野现代精神的大写的“中国人”的生命追求或生命审美意识形态的现代准则，即是“刚健积极（自强奋发）的生活态度，超拔高远（通脱优雅）的胸襟与视野，以及悲悯忧患（悲天悯人的，类似于宗教情怀的）的仁厚（普世）情怀”。

以魏晋风度、唐宋气象、明清心学与清福乐享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开明无执，仁厚有容”，对当今世界的发展与未来走向，具有重大的启示性和建设性意义。

目 录

前 言	1
绪 论	1
第一章 魏晋风度的概念、本质与时限	5
一、魏晋风度的概念与本质	5
二、魏晋风度的时限	16
第二章 魏晋风度与魏晋南北朝中国人生命审美主题	22
一、人生的主题:生命及其存在	23
二、时代的主题:“活着”和“如何活着”	25
三、人性的主题:自觉与解放	30
四、宗教的主题:审美与超越	33
第三章 魏晋风度与中国人生命审美意识文化渊源形态之一:儒	38
一、儒家生命哲学	38
二、“巫史传统”“圣人之教”与儒家生命诉求	41
三、儒家之忧患意识、慷慨悲凉之气与英雄主义	53
第四章 魏晋风度与中国人生命审美意识文化渊源形态之二:道	66
一、道家概论	66
二、道家生命意识	80
三、作为解构与反抗的“自然”	82
四、抵抗而生的本土宗教:道教	88

第五章 魏晋风度与中国人生命审美意识形态渊源形态之三：释	93
一、佛教概说	93
二、佛教得势兴发及其“空无”本义之阐发	102
三、向死而生：佛教的生命主题	109
四、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妥协与调和	112
第六章 魏晋风度与中国人生命审美意识形态的初步建构	118
一、三教合流与中国人生命审美意识形态的初步建构	118
二、乡议、清议、清谈、玄言：自我解放与心灵超越	127
第七章 魏晋风度与中国人生命审美意识形态之一：身	139
一、身体与个体：魏晋风度——身体社会性存在的转换	140
二、人的觉醒：魏晋风度——自我的发现与身体的发现	148
第八章 魏晋风度与中国人生命审美意识形态之二：孝	165
一、孝：亲子血缘中的生命关联	165
二、以孝治天下：由孝拓展而来的天下家国同构	173
三、魏晋风度与孝行观念的转变	180
第九章 魏晋风度与中国人生命审美意识形态之三：情	187
一、情：人与宇宙自然世界的心灵密径	187
二、魏晋风度：缱绻深情、生命绽放与人生创造	193
三、真：自我立法与传统中国人生命审美意识形态的内核	206
第十章 中国人生命审美意识历时形态：魏晋风度与后世	212
一、唐宋气象：中国人生命审美意识成熟期形态	213
二、明清心学与清福乐享：中国人生命审美意识弥散期形态	232
第十一章 总论	252
参考文献	284
如莲的开放——代后记	294

绪 论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人的觉醒”^①时期，亦即中国人“生命”觉醒的时期。正如宗白华所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②

汉末魏晋南北朝之际，不论是被迫还是自觉，确实是中国历史上，集中思考生命，生死问题的时期。如同一个孩子，刚刚具有了一定的生存能力，刚刚能够放眼望世界，但是他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却是如此纠结和荒诞。生命的局限性，亦即生命的必死性，生命的脆弱性，死亡的恐惧与忧虑，尤其是残酷的生存环境对生命的戕害与毒戮，让当时的人们，不得不在窘迫绝望之境，思考并选择生命存在的状态以及对于死亡所持有的态度。“对死亡的恐惧无疑是最普遍最根深蒂固的人类本能之一。”^③蒙田说过，学习哲学就是学习死亡。而“死亡了结个人的生命，意味着人生的尽头，围绕它的恐惧和忧虑，便是个人意识形态形成的关键。”^④

汉末魏晋南北朝之际，正是中国哲学从两汉宇宙生成论转向本体论的时期，把一切看成是宇宙的原因和把一切看成是人的对应，这本身即是一个巨大的、本质性的跨越。汉末魏晋南北朝中国人试图回答人之为人的基本哲学问

① 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美的历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

②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中国美学史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③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页。

④ 鲁西奇：《以人为本：中国历史研究学的一种可能路径》，《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题，其实质，即是关于本体论的哲学思考：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个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不仅伴随并随时随地拷问每一个人一生，而且亦是人类共同面临的终极性的问题与挑战，伴随着人类发展的整个历史阶段。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问题，一样的尖锐，一样的纠结，一样的刻骨铭心，挑战着当时的人们，不同之处，就是具体的生存与生活环境而已。这一问题不仅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依旧存在。这种情形，倒让我们足以认识汉末魏晋南北朝，了解汉末魏晋南北朝人的真实生命状态，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爱恨情仇，他们的慷慨激昂，他们的忧虑悲歌，他们的狂放荒诞，他们的……

汉末魏晋南北朝中国人把“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哲学问题，具体化为，“人为何物？”“生命何为？”“死亡何为？”“活，如可活？”“死，如何死？”经过数百年的颠沛流离，血雨腥风之后，汉末魏晋南北朝人的答案是，向死而生，活在当下。“身名俱泰”，“死也要死得优雅”。这个答案，让今天的中国人多多少少为古人松了一口气，也平添一丝自豪与骄傲。因为这个答案，无疑是积极的、强健的和勇敢的。

从“传统中国人”的角度出发，去探索魏晋风度的意义与价值，目的在于从历史绵延，文化传承的角度，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从民族性格和人文质素形成的角度去探寻我们的前世今生。“中国历史”无疑首先应该是“中国人”自己的历史，是千百年来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中国人”，不断“适应”并“改造”其所处的环境，创造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的历史。魏晋风度是古代中国人在那个独特时代里用生命陶铸的特殊的生存姿态。由“魏晋风度”出发，“传统中国人”出发的探寻，将帮助我们认识祖先久远的既往，认识母国古老的荣辱，确证今天的自己，确证今天的我们拥有的源远流长的国民夙性和文化基因。

鲁西奇在谈到历史学研究路径时说，“叙述、分析并理解历史上的人曾经怎样活着固然重要，更重要的却是‘今人’为什么会这样生活、应当怎样以及未来会怎样生活下去。”^①从“传统中国人”角度出发的探究，根本目的是为当

^① 鲁西奇：《以人为本：中国历史研究学的一种可能路径》，《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代中国人思考与分析“人”的本质、“中国人”的本质及其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与意义、“中国人”的现在与未来,提供更为丰富的历史素材及可能的分析理路,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以及人类文明提供一种历史性的“解释”,并努力指明可能的前进方向。

此即是本研究的原初动力与最终目的之一。

“魏晋风度”,魏晋美学乃至魏晋文化在中国人精神文化史上有着独特的魅力,中国知识分子们通过长期研究,政治的、哲学的、宗教的、历史的、文学的、民俗的、艺术的眼光共同构成了对魏晋风度、魏晋文化的立体观照。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些凸显了方法论和学科视角的研究,成绩斐然,却也导致对“魏晋风度”在整个中国人精神文化史、审美文化发展史中的意义确认存在巨大差异。

从“生命”出发,从“生命审美”的角度出发,研究“魏晋风度”,有利于抓住“魏晋风度”的实质,抓住“魏晋风度”在整个中国人精神文化史、审美文化发展史中的深远意义,抓住中国美学乃至中国文化的根基与精髓。

生命美学的概念发端于西方,王国维、梁启超、梁漱溟、鲁迅、张君劢、熊十力、冯友兰、朱光潜、方东美、宗白华等都先后受到西方生命美学的实质性影响,有的还借鉴某些生命哲学、美学流派的基本范畴和原则建构出自己的体系。

生命美学从生命本体出发,观察、认识自我与世界。“生命美学是以人感性的生命活动为言说依据并以生命整体为研究对象的美学。”^①李泽厚《华夏美学》将“本体”(亦即生命)解释为“最后的实在、一切的根源”。^② 封孝伦说:“人类生命存在,才是一切人类活动最古老,最基本,最坚实,最有力的根源。它是人类一切活动的起点,也是我们认识人类审美活动的逻辑起点”。^③

中国哲学、美学即是事实上的生命哲学、美学。对于生命的重视,体悟和高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贯穿始终。方东美认为,“中国的哲学从

^① 王晓华:《西方生命美学诞生的逻辑因缘与基本纬度》,《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② 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美的历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页。

^③ 封孝伦:《审美的根底在人的生命》,《学术月刊》2001年第1期。

春秋时代便集中在一个以生命为中心的哲学上，是一套生命哲学……所谓的原初存在，乃是生命的存在。”^①“中国向来是从人的生命来体验物的生命，再体验整个宇宙的生命。……生命的活动依据道德的理想，艺术的理想，价值的理想，持以完成在生命的创造活动中。”^②刘纲纪把《周易》思想体系的哲学根基确立为中国古代的生命哲学，认为这是《周易》哲学最大的特点和贡献之所在。认为“生命即美”。^③无疑，“生命即美”这个命题对认识中国美学思想的精髓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宗白华认为，魏晋时期是“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是“强烈、矛盾、热情、浓郁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④皮元珍说：“它（魏晋风度）以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以及顺应自然，超然物外为风尚。使内在的追求与外在的否定联系在一起，即在对旧传统、旧价值的怀疑、对抗，乃至破坏与颠覆中彰显出个性的解放、人格的独立。也正因为有了这种‘人的觉醒’，才使得‘魏晋风度’具有了推动历史演变的人文情怀，蕴含着激励后人的意绪情结，从而使中国士人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审美开拓”。^⑤

从“魏晋风度”出发，“从生命及其存在”出发，探寻“中国人”生命美学、生命审美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发展，是本研究的另一基本出发点与最终目的。

① 方东美、李溪：《生生之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0页。

② 方东美、李溪：《生生之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0—311页。

③ 刘纲纪：《周易美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④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中国美学史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⑤ 皮元珍：《论魏晋风度与文化的审美开拓》，《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

第一章 魏晋风度的概念、本质与时限

一、魏晋风度的概念与本质

1927年7月间，鲁迅在广州作了一场学术演讲，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首次提出“魏晋风度”这一概念，用来概括“三曹七子”、阮籍、嵇康、陶渊明等魏晋士人群体的诗文特点与精神面貌。同时指出，曹丕的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① 关于“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说法，大概是受被称为日本近代“中国文学研究第一人”（见《日本汉文学大事典》，明治书院，1985年）的铃木虎雄的影响。其1920年发表于日本《艺文》杂志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就说“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该文1925年又收录于日本京都弘文堂书房刊行的《中国诗论史》。但究竟何为“魏晋风度”？鲁迅并没有做具体的界定与说明。

“风度”一词，首见于《晋书·贺循传》陆机荐循疏：“前蒸阳令郭讷，风度简旷，器识朗拔，通济敏悟，才足干事。”“风度”，源于“风流”。“风流”一词，最早并不连缀，而以“风”指代风声气俗，如《诗经》之“国风”。“流”即“流俗”，还是风声气俗的意思。《孟子·万章下》云：“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即是此例。而《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云：“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风流犹存耳。”则直接揭示出从“风”、“流”单用到“风流”

^①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页。

连缀的过渡。“风流”原其本意，指风俗迁化的作用与影响，如风之行，如水之流。《汉书·董仲舒传》云：“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即是此义。后来其词义有了各种发展：或指英雄豪杰，或指文学风格，或指男女关系等。中古文学语言中多有“晋人风流”或“风流蕴藉”等语。

高华平说：“至魏晋时期，随着玄学本体论的发展和玄学与道同一的人格美理想的确立，玄学人格美以体现‘道’、‘无’的‘神’、‘神明’、‘神俊’、‘精神’等为个体人格生命的本体而追求精神的潇洒、高迈与超越，‘风流’遂成为魏晋玄学品鉴人物的重要题目和标示人格美理想的重要概念。”^①

《世说新语》是对“魏晋风度”比较集中的记录和描述，也是有关“风度”的最早最重要的典籍之一，但书中并未见到“魏晋风度”这一概念，连“风度”这一词也未出现。虽然没有“风度”一词，却出现了大量与之类似的词，如风神、风格、风流、风气、风致、风情、风概、风仪、风韵等等。这些词大多着眼于士人的气度而言，然而风度一词却有仪容气度两层意义。魏晋名士也主要是从这两方面对人物进行品评。

齐梁时期的著作中，在评价魏晋士人和文学时，也是使用“风流”、“风气”等概念，如钟嵘《诗品》评价谢瞻、谢混等的诗风时，称他们“才力苦弱，故务其清浅，殊得风流媚趣”。袁昂《古今书评》评价王羲之的书法云：“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

“风流”具有与众不同、潇洒风雅、令人羡慕等人文意味。《苏氏演义》说，“风流者，态度之貌。风者，风味、风规、风格；流者，传也，行也，谓有风可以为法度，有味可以流传于后人。”“风度”一词的定义，在《辞海》中是“指人的言谈、举止姿态。”在该条下举《晋书·安平献王孚论传》的例子：“安平风度宏邈，器宇高雅”。“风度”应该是经由“风流”演化而来，“风流”是主流话语中的基本概念。所以，冯友兰用“风流”，而不用“风度”。中国人注重姿容仪表的传统，自古有之。诗经里对君子的着装、言谈举止就有专门的描写，而且认为其与人的品质相表里。例如《诗经·大雅·召南》里就有“令仪令色，小心

^① 高华平：《评东晋的风流宰相——谢安》，《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翼翼”的描写。而孔子也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对个人的言谈、举止、仪容、仪表、气度、胆识、魄力、雅量,或称风声气俗,亦即“风流”或“风度”,在先秦两汉未必能,也的确还未被人们予以足够的重视,真正对“风度”的重视和自觉理解与追求是从汉末魏晋开始的。

在鲁迅之前或之后,历史上许许多的研究者对魏晋风度有无数的论说描述,众说纷纭,却没有特别明晰、周全精当的界定。正如《魏晋风度二十讲·编者序》所说:“魏晋风度是个不易捉摸的概念,因而也是个纷扰不已的话题。”^①

事实正是这样。比如对魏晋风度基本内涵的认识:

“复杂的社会变革促成了思想的解放,人性的觉醒。所以‘魏晋风度’首先是觉醒的、解放的士人以及妇女、儿童的风度。”^②“这种时代精神具体表现为药、酒、姿容、文章、清谈玄学、山水隐逸。”^③“狭义的魏晋风度,主要指魏晋文学表现出来的种种特点:所谓清峻,通脱,华丽,壮大(鲁迅);或华丽好看的文采词章(李泽厚)。广义的魏晋风度包括整个魏晋时期文人的精神风貌、文学创作、文化心理结构及具体的人生态度,是药、酒、姿容、神韵等等。”^④马良怀《崩溃与重建中的困惑:魏晋风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认为所谓魏晋风度是魏晋时代的士大夫在权威思想的崩溃与重建过程中的精神上的迷惘与困惑的外在表现。陈启云《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则以“魏晋风度”为士人作为知识分子由知识而产生的理想精神在现实中所遭遇的困难和所引发的心态(参见第十一章)。由以上罗列,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研究者们对“魏晋风度”理解的巨大差异。“魏晋风度”是觉醒、解放,还是迷茫、困惑?是文雅、放达,还是放浪、低俗?

对魏晋风度的一般价值判断,也是冰火两重天。

负性认识异常尖锐:

张三夕认为,“魏晋风度是一种特定的乱世风度,是一种死亡逼出来的风

^① 骆玉明、肖能:《编者序·魏晋风度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

^② 赵欣:《论“魏晋风度”与〈世说新语〉》,内蒙古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③ 赵欣:《试论“魏晋风度”的基本内涵》,《济宁师专学报》2006年第2期。

^④ 赵前明:《魏晋风度接受史及其现代性研究》,西北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度，它的产生与东汉末年以降大规模的死亡和集体性死亡意识有着直接关系。”^①“魏晋风度是一种文人风度，确切地说，是一种文人的反常风度，其外在特征主要表现为行为方式的反常。所谓反常，主要是反两汉以来社会普遍认同的儒家纲常伦理、礼仪名教那一套行为规范之‘常’。……一是自我麻醉式的欢乐和狂欢，二是个人行为和交往行为的怪诞。”^②

樊树志则说：“这是一个动乱而黑暗、迷惘而绝望的时代，名士们慑于统治者的淫威，苟全性命于乱世，讲自己不想讲的话，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心灵完全被扭曲了。这就是‘魏晋风度’。……魏晋风度大致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以放浪形骸的怪诞，显示特立独行。第二种是饮酒与服药，麻醉自我以求解脱。第三种是逃离现实，隐居山林。”^③

周广璜认为：“魏晋风度是在死亡与杀戮中顽强绽放出来的自由之花。”^④

宗白华说：“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梏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掘发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他们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地位、名誉来冒犯统治阶级的奸雄假借礼教以维护权位的恶势力。……这是真性情、真血性和这虚伪的礼法社会不肯妥协的悲壮剧。这是一班在文化衰堕时期替人类冒险争取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⑤

正面评价却美好迷人：

“论魏晋六朝名士……称之者，每想象林下风致，风流潇洒，不啻神仙中人。”^⑥

“现代治美学史者论晋人风流，往往视之若神仙。”^⑦

李泽厚说：“他们畏惧早死，追求长生，服药炼丹，饮酒任气，高谈老庄，双

① 张三夕：《魏晋风度何为》，《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② 张三夕：《魏晋风度何为》，《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③ 樊树志：《魏晋风度与玄学的产生》，《出版参考》2006年第20期。

④ 周广璜、王萌：《绪论·魏晋风度——中国文化读本》，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⑤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中国美学史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137页。

⑥ 胡秋原：《五胡及北朝统治下之汉人、世族、学风与“才名之士”》，王元化：《释中国》卷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8页。

⑦ 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页。